

港台写作界名旦

岑凯伦 著

伊甸园少女系列



爱到永远



敦煌文艺出版社

书 名 伊甸园少女系列·**爱到永远**

作 者 岑凯伦 著

责任编辑 侯润章

封面设计 梁中杰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金昌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20.000

1996 年 4 月第一版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80587—360—2/1·270 定价:6.80 元(套价 40.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伊甸园少女系列

爱到永远

岑凯伦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在一次飘着梦幻般情韵的酒会上，一双充满柔情蜜意的大眼睛悄然蓄满了喜悦。她堕入了情网，而编织这情网的是一位英俊潇洒的赛车手杜邦。

女人味十足的祥芝是漂亮的永远光彩照人的。但上帝却使她染上耳聋的残疾。她和杜邦互相深深爱慕着对方，但爱神却偏偏使他们经受情感的折磨……

共同的爱好使他们情感的荒漠变成了青春绿洲，他们彼此发觉灵魂中的渴求都是来自对方的激情。双方的爱狂热地融合在一起，新生活的甜蜜让他们体会到了爱的伟大与幸福。

本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情感世界的描述细腻、生动，时而哀婉动人，时而欢畅明快。把你引进一个全新的境界……



希德。(某省的一个小字)

三月已接近了尾声，夜已经很深了，沙滩上一片冷清，但，却没有人注意它，也没有人在意。

就在这月满碧空的夜里，沙滩的不远处有几盏霓虹灯闪烁着——皇室酒吧。“皇室酒吧”里挤满了寻找欢乐的人，此刻正是人们跳自由舞的时候。

狂欢的舞曲震动着整个舞厅。偌大的舞池上人们时抵着肘，摇摆着，背后却是波光粼粼的河上背景。

二数是环着一楼大厅的露台，一条鸡尾酒餐巾自上方盘旋落下，正对着下方兴致高昂的人群。

它翻腾着，缓缓地飘向了右方，突然，一股气流将之卷过了祥芝的桌子，落到地板上。

祥芝一直注视着它落下，并很自然地抬头看看是否跟着掉下一杯鸡尾酒，但，却始终没有出现，祥芝仰头向上

看，抓住酒杯是修长的男人手指，属于一个正漫不经心倚着栏杆的人……一个正盯着祥芝的男人。

他的视线紧攫住她，仿佛他一直等着她注意他。现在她真的注意到了，很难再去注意其它事物。他的脸很熟悉，但她知道自己不曾见过这男人。

阅历无数，他不是她见过最好看的一个。他的肤色黝黑，日光洗礼过的肌肤上覆着黑发：一种对自然的超敏锐特质暗蕴在他眸中。她注意到他也蓄了小胡，为他增添一股顽皮的气质。

她喜欢他的身体姿态，用心地观察了一下他的身材每一处，发现它非常有意思。从她目光所及之处来看，他很棒。

但是他驾驭自己身体的方式有种教人说不出的味道。他微倾的头及肩膀放松的曲线，显示他的力量在于其大脑，而非肌肉。

祥芝这辈子花了很多时间来培养对人的敏锐直觉，有对能看穿人保护色或面具的眼睛。这男人比任何人都容易读析，似乎不想对自己做任何掩饰。他的态度明白表示：“如果你喜欢我，我也会试着喜欢你，如果你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从上层楼的欢乐气氛看来，他似乎在交朋友方面没啥问题。一群人围着他，显然，他控制着大部分人的吸引力。

在他的视线定定停留在她的身上同时，仍不经心地和一个个人打招呼。

“你好像没有庆祝呀。”杜安和他的哥哥并肩倚在“皇室”二楼栏杆上，凑近他的耳边说道。

“谁说的。”杜邦说。他们刚签下明年“云丝顿杯”一个新赞助商。这是件值得庆祝的事，但他的目光一刻也不能离开那个女人。

“我在默默庆祝。这东西我几乎一沾口，就已经醉得像只臭鼬。”他说，指指手中的酒。

“啊哈！我看得出来，你的雷达又升起了，而且锁定零号目标。”他懒懒地搭上兄弟的肩，顺着杜邦的视线看去。“是不是那一个？”

杜邦点头。他已经看了她好一会儿了。她很机智，而且敏锐。从她一进“皇室”，便不曾错过任何一件事，包括他扔下餐巾的把戏。对她周遭进行的事她似乎都注意到了，却不曾加入，我为其中的一份子。为什么？她为什么不跳舞”这一要都是为什么？老天，我的上帝，她真是绝顶的美人。

“嗯，不错。”杜安以鉴赏家的眼光评论说。“但她的朋友看来似乎是个累赘。抱歉，老哥，这回你要自己料理了。”

杜邦再次点头，只想叫杜安闭嘴。在血缘和精神上，他们都是兄弟；工作上，他们是伙伴。有无数件事，他们彼

此依赖。但吸引女人并非其一，这点他们都知道。

他想一个人静静，想叫乐队停止演奏。他想要每个人都离开……除了那个女人。而他所求于她的只有让他这样看着她。他从不曾见过像她一样的人。

祥芝继续迎着他的目光。她别无选择，因为他控制着它。这种独处感是个怪异的感受。通常她不是很容易听从别人的命令，但这次却不知为何有点不同。它就像是在命令后又轻声坚持地加上句“请”，教人难以抗拒。

最后，他对她微微一笑，“皇室”仿佛突然充满了新的光明及喜悦。他露出个大大，迷人的笑，两颊出现深深的酒窝；眼中闪灿的兴奋这情教她差点喘不过气，他的表情由严肃的沉思一转而为高兴的戏谑，如此突然的改变使得她觉得整个酒吧开始旋转。

他朝她的方向指指，仿佛在对她说什么。

祥芝看看四周，发现没有其他人注意到露台上的男人。但为了确定他真的在和她沟通，她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疑问地回视他。

他点点头，再次朝他的方向指指，她紧缩着眉头，弄不懂他的意思如何？等他轻轻拍弄他的杯底时，这时，她才恍然大悟，想起那条先勾起她注意的餐巾纸。

她看向它掉落地方，发现正好在她的椅脚边。拾起它后，又看了看那男人，他正对着她露出了最迷人的微笑，好

像他刚才做的事悦了他。

祥芝仍然皱着眉。当然他不希望她把餐巾纸还给他？她用手指把它摊开，然后又翻到背面，看看是否有什么值得他这么重视的地方。

餐巾纸的背面，有一行黑色的英文字母：“You are very beautiful。”（你非常漂亮）

她惊讶地抬起头，那男人又用亲切地微笑表示回应，她的心在加速的跳动，再次感觉到自己认识他，但，又同时否定。

感觉略微了解这状况了，她再回看那男人。他眼里有种欣赏她的不自在的神情，但微笑中没有半点同情。他诚恳并让她肯定地对她点点头，嘴里做着“漂亮”的嘴型。

祥芝的幽默感在这时闯入，一股温暖的潮红涌上她的双颊，可好，没人瞧见，否则，她那漂亮的脸蛋一定象熟透了的红苹果，人人见了都倾之莫及。傻瓜，她轻斥自己，他一定是一位调情高手，也许，在这整个舞厅的人群中都有他散发挑逗人的纸条，追求任何笨到去捡它的女人。

祥芝到过这附近几次，尽管她的伎俩很高明，但她从不为那些花言巧语所迷惑。她露出自己明白他在玩什么把戏，并且，显出不打算上钩的表情，礼貌地轻一颌着，表示谢谢他的赞美后，将注意力转回他今晚的同伴身上，算是打发了他。

倒不是因为勇勇这一刻是什么好伙伴；事实上，她正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止如此，更糟的是她坠入了爱河。谈恋爱其实没什么不对，但是为爱着迷的人若是勇勇则让她在点厌烦了。

祥芝最欣赏勇勇的一点就是她绝无仅有的行为方式。倘若某人指示应当这么做，她绝对反其道而行，并死心塌地抱住它直到事情变成如她所愿。这项特质毫无疑问承袭自其母亲，尽管勇勇宁可咬断舌头也不肯承认。

但是当勇勇恋爱时，而且大约是一个月两次——困扰祥芝也是同一份特质。

她最近正处于纯然狂喜的半昏迷状态，乐团里那个鼓手的每个动作、每个姿势、每个表情、甚至是他周围的空气分子流动都令他着迷。

要是他知道就好了，祥芝想道，从勇勇长有雀斑的可爱脸庞看向那个鼓手。他正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浑然不觉有人正遥遥向他传递爱意及仰慕。话又说回来，或许他察觉到了。她看着他对舞池中某个人眨眼，心里臆测道。

在她对他痴心妄想了两天里，他不曾注意到勇勇——现在亦是。坦白说，祥芝对这情况已经开始有点不耐烦。她赶在夏季人潮之前来到这片沙滩，为的是好好休息个周末，不是为了照顾五个害相思病的女朋友。

她的心为身边这个年轻女子叹了口气。二十岁出头正

是一个人生命中糟透了的时期，她同情地想道，记起自己是如何长成成年女子的。勇勇就和祥芝以前一样，似乎已下定决心去犯她自己的错，用自己的方式把生活搞得一团糟。

对勇勇的处境满怀同情的她，实在想不出自己是怎么被卷进勇勇注定失败的罗曼史里。

其实，这么说也不尽正确。她知道原因。祥芝如何能不管勇勇，尤其当这女孩以为自己紧跟着祥芝其实是在帮助她。这想法的可笑令她轻声笑起来。勇勇也是这样——有一点可笑。

九年前，祥芝搬进一幢房子，隔壁人家便住着勇勇和她母亲——田园。十二岁的勇勇没多久便踏平了两家后门间的草坪，穿梭两屋间的模样就像缴房屋贷款的人是她似的。

祥芝看着勇勇长成一个不断和她母亲唱反调的瘦长，装上牙套的青少年，看着她慢慢变成一个怀抱美梦及渴望、外向、又有点不知防卫自己的女人，一心想着嫁给某个富有又刺激的男人。

尽管祥芝不怎么热中勇勇和这个叫做雨生的长发年轻人间可能找到皆大欢喜的归宿的想法，但，为了朋友，她还是愿意为勇勇做任何事。

在她心里，勇勇将永远是那个无比善良、崇敬又真诚

她接受祥芝的小女孩，她不问任何问题，没有“如果……”，没有“而且……”，也没有“但是……”。对勇勇而言，祥芝就是祥芝，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恩惠了。

勇勇邀她来这里倒不是为了请祥芝帮她看看这男人是否会成为超级巨星或是作丈夫的好人选。勇勇这人，太独立，根本不需要这种鼓励。

她之所以愿意让祥芝一起来，是因为，祥芝极爱跳舞；在勇勇脑袋深处有某种经便擦“皇室”这种震动的音乐与舞蹈书上等号。

然而，拿祥芝的观点看来，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简单。

当然，她可能会在独处时将勇勇的立体音响调到令玻璃震颤的声音，但是，和一个男性朋友在公开场合跳舞却是另一回事。两件事是不能混为一谈。她绝不考虑在众人面前跳舞。

现在只剩下和勇勇一起跳的选择，但以勇勇目前的心神状态而言却不可能的事。和陌生人共舞的想法并不令她嫌恶，只是不大恰当。

其实，她很喜欢人，他们令她着迷。她把握每一个适合她的方式的机会投入一群欢喜的人们，但说她热爱社会？才不。如果要把祥芝归类为任何一种人，答案绝对是——一个观察者。在这大千世界里，最好还是作一个观察者。

她研究酒吧里混杂的人群，有些男人很显然正在物色

女人，有些女人在物色男人，也有人只是想来和其他人聊天，更有一群群人围着庆贺某事。孤独的灵魂们来把自己藏匿在人群里，也有人冷眼旁观一切。

有人饮酒以遗忘，有人分享一个值得记忆的夜。还有其他的观察者，侍者，以及像祥芝一样的人——双脚忍不住随着音乐摆动。

她伸出手，手掌贴住隔开桌区和舞池的金属栏杆。她可以感觉到从地板传上来，使栏杆为之震动的音乐节奏。

这是曲轻快的旋律，使她满心只想跳舞。她回头看勇勇一眼并叹口气，真希望这女孩就像她的名字听起来一样，是个名副其实的男人，威廉或是比尔什么的。

她的手表告诉自己，在“皇室”打饼之前，她还得分没有伴舞而如坐针毡半小时。她强压下抬头看露台上那名男子的突来冲动，反而看向相反的方向。

祥芝的视线微扬，穿过那群跳动的男女，注视其后宁静的河面。满月的倒影掠过水面，成为永恒波动的一部分，创造出一支恒动的慢调、性感的芭蕾。人类浩瀚的想像力中没有一件事及得上它。

虽然尽管它是那么地美丽，祥芝却不能全心欣赏它。夜晚总令她不舒服，她比较喜欢白天和光线充足的地方。

光线是她赖以维生的事物，她的朋友们因此戏谑她是个阳光生物。这种说法姑且不论，但黑暗却绝对不是她的

朋友。没有人陪她，她绝不贸然进入它。

一只手落到祥芝的肩头，虽是属于那种无恶意的接触，但，还是把她吓了一个半死。她猛一转头，顺着那只手向上寻索那人的脸。

露台上那个男人站在她的肘边——绝对的修长并且比刚才远距离还好看。她的心在胸腔猛地跌绊了一下，缓缓跌落。她的论调是人的一生中总有些陌生人来来去去的，到底，陌生人还是出现了。

她的胃开始翻搅，突然不舒服起来。她现在的感觉不是因为极端害羞，而是因长久以来的戒慎保持着。

她的工作使她接触许多的人，最后通常成为好朋友。他们当中的少数人是她非常想认识并结交为友的，但他们同样也代表着一种绝对个人的风险。过去那么多痛苦及羞辱令她因此不愿接近他们。

露台的这个男人便是其中之一。她愿意用一切交换和他一笑并打情骂俏。他大大的笑容，眼里欢迎的神情、瘦削又肌肉结实的身躯都非常诱人，但……

“喂”。他吼着，让声音盖过乐声。

祥芝举起了手打招呼，专心端详他的脸，脸上挂着一种不能辩别的微笑。他看看勇勇，她根本没注意到他，便自问道：“她是死的还是活的？”

祥芝忍不住放声大笑。

“我一直注意着你们，我不认为她知道你的存在。”他说，张大着嘴型好让他能读他的唇。

她点点头，同意了他的判断。

“如果我把你悄悄地拉去跳支舞，她会找你吗？”

祥芝看了看他，缩起了眉头。

“跳舞吗？”他大吼。

他的胡须让她很能读懂他的唇，但是他朝舞池一指的系列动作，表情中礼貌的询问，帮助了祥芝明白他的意思。

她不确定是他看着她的方式、还是她小腹里令人好奇的翻搅让她没有马上接受他的邀请。他就像天赐的礼物，祷告的实现。但她仍然犹豫着。

她明白自己正在冒险。她可以想像当他发现她的真面目时脸上的表情——震惊、不置信、小心。她在其他人身上见过它们。

虽然现在她比较聪明也有自信多了，却无法否认在被他挑起的兴奋、令人晕眩情绪下、仍潜藏着童年时那些羞耻、难堪及随之而来的愤怒感觉。

幸运的是——或者是不幸，全看结果如何而定——祥芝又名“艾大胆”。她算不了乐观主义者，也不能说她对任何人都深信不疑，但她相当习惯去做那些最令她害怕的事。它对她而言就像场比赛似的。

“跳支舞好吗？”他又大叫，以为她的犹豫是因为没听

清楚他的话。

她微笑，转头用手轻碰勇勇的手臂。等勇勇注意到她。她用两根手指在手掌上做跳舞状，然后指指这个陌生人。

勇勇回头，眯起那双蓝眼审视这男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又回头看了一下祥芝，这才点头表示同意。

他的样子好象刚获得了一个大奖，手指马上抓住祥芝的手腕，带着她穿过舞池和他们之间的人海。奇迹似的，他的技巧宛如摩西分开红海一样神奇。

上天似乎特别眷顾他，没有人和他们推挤。大家朝他们微笑，自动让开并要求那些背对着他的人如法炮制。他点头致意，继续前进，丝毫不受阻碍。

祥芝感觉非常怪异，仿佛自己正要展开一段漫长的旅程似的：行李已收拾好准备出发，却仍然不确定是否一切细节都打点好了，电熨斗的插头不知拔没拔，飞机会不会出事，目的地是否和她想像中的一样美……然后，怀着满腹的疑惑和不安，系好安全带，等待飞机起飞。

等他们一踏上舞池，这座建筑物停止了震动。音乐戛然而止。其他的舞客们渐渐停下脚步，放开彼此的舞伴散去。

当祥芝的身躯意识到这场平静，倏地感到一阵惊慌。这男人会趁此机会和她说话吗？她小心翼翼注视他的颈背，等着他回头说些什么。

他们的行进方向和人潮相反，众人却再一次神奇地为露台上那个男人自动让路，脸上与他交换着微笑。但令她怀疑他并非“皇室”寻常客人的是那些肆无忌惮的目光。

然而她这一会儿没时间猜测他的身份，因为他们已来到舞池中央，他转身面对她，再一次用激赏的眼神对她深深一笑。

他仍抓着她的手腕，飞快地对她的身子做次巡礼。

她的肌肤发热，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血液在加速的流动着。他的目光停留在她的脸上，似乎在欣赏一幅绝妙无比的画景。

“我不必和人争得头破血流就得到这支舞，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说。

她没听懂它，但仍回以一笑。他注视着她一举一动，就像个搜索证据的执勤人员——观察、窥集资料。她希望这样，但，又无法忍受这个。

以前有人瞧着她，却不是像他这样盯着她的方式，似乎是什么稀世珍宝似的。她张嘴欲言，但音乐在此时又回响在这屋里了。

他微恼地瞥一眼乐队，然后，又顽皮地大笑起来。震动的音乐令祥芝的脚蠢蠢欲动。她看看其他的舞客。

这曲子的节奏稍缓，可以配以任何一种舞步。那男人双臂环住祥芝，决定跳支慢舞。她的双掌贴在他宽阔胸膛